

## 庾信《园庭》等七诗作年考

吴先宁

倪璠注《庾子山集》卷四有一组诗共七首，为《园庭》、《归田》、《寒园即目》、《幽居值春》、《卧疾穷愁》、《山斋》、《望野》等。这七诗风格近似，思想内容也一致，都写隐遁闲居的生活。庾信入北之后的其它诗文，也多次写过隐遁，但那只是表达归隐的愿望，如“既无六国印，翻思二顷田”（《拟咏怀》之二），“试偃息于茂林，乃久羨于抽簪，虽有门而长闭，实无水而陆沉”（《小园赋》）；“自怜循短绠，方欲问长沮”（《奉和永丰殿下言志》十首之七）；“连云虽有阁，终欲想江湖”（《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》）。显然，这些不是事实上隐居生活的实际写照，而只是“羨”退“思”隐，欲游江湖耦长沮而已，正说明他写这些句子时正处魏阙而冠冕，有点难乎为情地在北方朝廷“食薇”。而《园庭》等一组七诗，从描写的笔调来看，所写绝非愿望的表达，而是事实上的隐居生活，如《卧疾穷愁》：

危虑风霜积， 留蛇常疾首。 稚川求药录，  
穷愁岁月侵。 映琴屡惊心， 君平问卜林。  
野老时相访， 有菊翻无酒。 谁道长抱膝，  
山僧或见寻。 无弦则有琴， 徒为《梁父吟》？

自己穷愁卧疾，向葛稚川求药，于君平处问卜，又与野老山僧时相过从，完全是写实的笔墨。再如《幽居值春》：“山人久陆沉，幽径忽春临”，写自己长久隐居，神情麻木，忽见春天已重回大地，有不胜惊讶之感。《望野》写诗人游览：“试策千金马，来登五丈原。有城仍旧县，无树即新春”，都是写眼前之景叙身行之事，实实在在是诗人所经历的闲居生活。

由此可以断定，庾信入北以后，一定有过一段穷愁寂寞去职居家的生活，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问题在于：他这段赋闲生活是在什么时间？

这可从七诗内部找出一个线索。《园庭》首二句谓“杖乡从物外，养学事闲郊”，倪璠注：“《礼记》曰：六十杖于乡。”庾信的作品向以用典贴切为特色，那么此处是否可以认为他“养学事闲郊”的时间即在六十或六十七岁左右？如果假定六十岁的话，则该年为建德二年（573），从庾信卒于581年享年六十九可知。

我们可以从其它地方找到支持这一假定的证据。这就是庾信《正旦上司宪府》一诗，系信入为司宪中大夫作。其中说：“孟门久失路，扶摇忽上抟；栖乌还得府，弃马复归栏。”这是明明白白说自己曾经失去官职，现在职授司宪，正如乌鸦重栖御史府中柏树，用典也很贴切。庾信任司宪中大夫在建德四年底（575）或稍后。（见鲁同群《庾信入北仕历及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》，《文史》十九辑）从内容来看，“孟门久失路”实即上引“山人久陆沉”之意。惟一为场面上话，所以是“失路”，写自己可怜相反衬复官的幸运，是向北周统治者表示感激之意；一为写给自己看看的私下话，所以说“陆沉”，有以隐为高、自慰自解的意思。总之，《正旦上司宪府》所说的“失路”情景，就正是“杖乡从物外，养学事闲郊”的退官居家生活。可见二者在内容上是契合的。再从时间来看，《正旦上司宪府》说自己在575年前曾经“失路”，这也正好证实了上文“杖乡事物外”即庾信退官居家是在六十岁（573年）的假定，二者在时间上是衔接的。故此我们似可断定，庾信在建德四年出任司宪前，确有一段时期离职散居，《园庭》等七诗，即这段生活的写照。

那么，他是从何时开始离职散居的？他去职归家的原因是什么？

庾信在天和三年（568年）后约有一段时间在齐王宪幕府任职，他不但为齐王宪写过《齐王

宪进苍乌表》、《进白兔表》等，而且还有《同卢记室从军》诗可证。所谓“从军”，即天和六年（571）齐王宪的伐齐之役（据倪璠注）。正因为庾信和卢记室（卢恺，时为齐王宪记室，见《隋书》本传）同在齐王幕府，故二人皆随从军行，而有此唱和之作。

建德元年（572年）三月，武帝宇文邕计赚晋国公护进宫，以玉珽亲手诛杀之。由于宇文护摄政期间，颇亲任齐王宪，“护欲有所陈，多令宪奏闻”（《周书·齐炀王宪传》）故武帝对宪也心怀猜疑和不满，所以诛护以后，虽授宪为大象宰，用意却是“遥授冢宰，实夺其权也”（指宪所原任大司马、雍州牧等实际掌兵的职位）。而且武帝的猜疑还延及齐王宪的僚属，他警告宪的侍读裴文举说：“太祖十儿，宁可悉为天子，卿宜规（宪）以正道，劝以上方，辑睦我君臣，协和我骨肉，无令兄弟，自致嫌疑。”（《周书·齐王宪传》）接着，武帝撤销雍州等八州行政建制，又精简官员，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及六府员外诸官。（《周书·武帝纪》）武帝雄才大略，有强国强兵、一统天下之志，这些措施即使为实现他的大志所必需，然而也无疑有改组齐王宪班底的含意在里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武帝乘宪迁大象宰之际，迁徙裁削他的部属，以防其羽翼养成，是很自然的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齐王宪府属的庾信就很可能在这数重因素的影响下，被裁削而赋闲在家。闲居地点盖在长安市郊：“杖乡从物外，养学事闲郊”，郊者，长安

市郊也，所以他能够骑马去离长安不远的武功五丈原赏览：“试策千里马，来登五丈原”。（倪璠注引诸葛亮《与步骘书》：“仆前在五丈原，原在武功西十里。”按武功在长安西渭水之阳）赋闲期间，他为人写了一些碑志，也与其友唱和，如《和乐仪同苦热》，该诗末曰：“寂寥人事屏，还得隐墙东”，可见是此时作品。

这样说来，庾信此次免官居家，具有做了北周王朝内部斗争猜嫌的牺牲品的性质，时间盖在建德二年武帝宇文邕改组齐王宪班底的时候。

此后，事实向武帝表明，宇文宪不但没有谋乱滋事的野心，而且是非常忠诚，譬如建德四年策划伐齐，宪上表请以私财充军费。武帝诏不纳而旌其忠贞，完全消除了对宪的不满和戒备。这自然也会影响到武帝对齐王宪旧日僚属如庾信辈的态度。另一方面，庾信也表现了诚恳合作的态度，写诗颂了武帝的功德，如《喜晴应诏敕自疏韵》，末二联云：“山藪欣藏疾，幽栖得无闷。有庆兆民同，论年天子万。”“山藪”两句说自己对退处家居毫无意见，心情愉快；后两句则歌颂武帝，人称写得“气韵深稳”（《潘子真诗话》），可见是说得很好的恭维话。这样，庾信就重新得到了北周最高统治者的重视，于建德四年（575年）底复出，授职司宪中大夫。

综上所述，从建德二年至建德四年，庾信确实赋闲在家，没有在北周王朝任职，《园庭》等七诗，即作于此时。

## 杜甫《遣怀》诗“吹台”辨

谢宇衡

天宝三载（744）秋末，杜甫与李白、高适游宋中。其《遣怀》诗云：

忆与高李辈，论交入酒垆。两公壮藻思，得我色敷腴。气酣登吹台，怀古视平芜。芒砀云一去，雁鹜空相呼。

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据此谓杜与李、高“过汴州，酒酣登吹台”。旧注如《九家集注杜诗》卷十四注此诗引赵彦材云：“吹台在今宋门外，谓之‘天清寺繁台’是已。于梁孝王时曰‘吹台’，盖歌吹之台也。”余如钱谦益《钱注杜



知网查重限时 7折 最高可优惠 120元

本科定稿，硕博定稿，查重结果与学校一致

立即检测

免费论文查重：<http://www.paperyy.com>

3亿免费文献下载：<http://www.ixueshu.com>

超值论文自动降重：[http://www.paperyy.com/reduce\\_repetition](http://www.paperyy.com/reduce_repetition)

PPT免费模版下载：<http://ppt.ixueshu.com>

---